

藏书是一辈子的事；藏书则是几辈子的事，有此嗜好者，把书当作高于家私、贵于儿女的心肝宝贝。或清夜展读、玩味无穷；或“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”每一具书架都有来历，每一部藏书皆有呼吸，文人们小心翼翼地守着，唯恐弄脏了、惊醒了它们、碰疼了它们。周作人说：“人家的老婆与自己的文章，总觉得是好的。”藏书家的阁楼也具备这种自负，凭你出价两亿美元、三亿英镑也不换。

藏书家很小气。明朝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记载了一位“虞参政”，他“藏书数万卷，贮之一楼。”如同金屋藏娇一样神秘而自私，这位虞参政把藏书楼建筑在四面环水、中间只有一道独木桥相通的“绝地”，而且，不到深夜不登楼，为防万一，还总得在书斋门口挂上一块牌子，对人说：“楼不延客，书不借人。”

藏书家很刻薄。直到断气的时候还在书页上铃印，告诫儿孙：“慎之，宝之。借书不孝。”

集藏创造了一代人的神话，保留这些集藏却要几代人做出悲壮的牺牲。中国的私人图书馆，风雨沧桑数百年，没人考证得出靡费耗损与人财物力。一砖一石，心血凝铸；一函一页，哀怨空封，至今尚存的宁波“天一阁”即私人藏书的文化奇迹。

天一阁的创始人叫范钦，他做过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，此人网罗天下奇书，晚年已是位无出其右的藏书家了。80岁的范钦自觉来日无多，便主持分配财产，而继承家业的只有大儿子和二儿媳。分配方案却匪

博客丛林

虚伪的爱

张继合

夷所思：一边是白银一万两；另一边是整个的藏书楼。结果长子范大冲选择了后者，“就这样，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。多少年以后，范大冲也会有遗憾，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憾……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，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崇拜对象，只知道虔诚地朝拜和保护，却不知道是什么……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，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，非常值得同情。”这篇《风雨天一阁》几乎成了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。如此深刻，又这样深刻，这绝非普通作家想得到并能写得出的。

毕竟，天一阁的神话只有寥寥几个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即使家底殷实，集藏丰厚，也未必做得了货真价实的藏书家。袁枚指责过这种人：“俸去书来，落落大满，素谈（左虫右覃）灰丝，时蒙卷轴……必高束焉，度藏焉。”在他们那里，书是装点门面的仗仗、是呼来唤去的仆从、是抬高身份的“托儿”，是随时都可能失宠的姬妾；可惜，就是做了灵魂的主宰。

说实话，中国人对文化的虔诚和书的热爱始终是态度暧昧，目光游

移。不仅现代如此，从老祖宗开始就是如此。他们口口声声礼仪之邦、文化重镇；可惜，一轮到为文化掏腰包、甚至流血的时候，绝大多数人就暴露出了“叶公好龙”的虚伪本相。尤其到了仓廩危机或者“以文犯禁”的时候，书是第一个被清算整肃的目标。当代人嗾若寒蝉，古代人也要乖



古画遗韵(国画)

王顺喜

绿菘菜姐

银发海人

苏蕾

大凡上把年纪的人，都有个习惯：爱管闲事。那天，我坐公交车出行。途中，一青年女子上了车，在下车门旁站定后，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包子吃了起来，接连把包子的馅渣随口吐在地板上。油腻的污物同崭新的车厢，形成极不相称的反差。我与她相距不足两米，又是面对面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俩的视线相交了四五回。我投去的目光里，包含着善意的嗔怪和恳切的期待；而她的眼光也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的满头白发上。她终于不再吐了，最后还把那盛包子的塑料袋丢进门边的废物篓里。年轻女子到站了，我目送她下车。

不料，她站在人行道上，隔着车窗举起胳膊，向我挥手致意，脸上露出歉疚诚恳的表情，我亦赶紧拱手答礼。

回到家里，回顾那戏剧性的一幕，引出了一点感想。如今，“奥运”、“世博”姐妹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在迎接她们的日子里，我们的“硬件建设”日新月异，但“软件建设”任重道远。对于前者，我们银发之人难以再拼体格，卖力气了，然而对于后者，譬如在养成良好卫生习惯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、保护生态环境、构建和谐社会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，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的。从自身来说，银发海已，自我鞭策，做出榜样；对他人来说，银发海人，凭借“银发优势”可以唤起小辈的尊老天性，感悟长者的真诚善意，接受老人的教诲劝告。这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处罚手段的补充，收到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效果。

郑州的老人有成千上万，“银发海人”的作用不算小啊！

长期以来，“战士”几乎成了指称鲁迅的一个僵化的符号。这一形象是如此深入人心乃至招人反感，在它上面又附加了鲁迅心胸狭隘、不讲宽容、语言暴力等等负面的议论。后来，大概是出于消解这一单调的战士形象的需求，许多人转而津津乐道于鲁迅的私生活。然而，一个被文化市场消费的鲁迅，就是真实的鲁迅吗？

或许正是有鉴于此，北大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，把他在央视百家讲坛关于鲁迅的讲稿整理成书时，大胆地题名为《正说鲁迅》，表明它与一切猎奇传闻绝缘。孔庆东匠心独运地将他的拿手好戏——对武侠小说的“理解”引入到对鲁迅的讲述中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“侠士鲁迅”。“侠士”和“战士”虽只一字之差，内涵却大不相同，“侠士”在战斗之外，还有着“快意恩仇”的一面；“侠士”的内心常充满着难以明言的

新书架

《正说鲁迅》

传英

寂寞与哀感，可同时又不能放弃人间的大爱。借助“侠士”的形象，我们理解了鲁迅战斗背后的情感依托，丰富的痛苦与欢乐。

翻阅全书，孔庆东对鲁迅“重出江湖”一章的讲述特别精彩。在老孔看来，埋头抄了十年古碑的鲁迅，就像是在深山古庙中潜心修练的得道高人，在世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寂寞度日，只是用空负的一身绝学慰藉自己。然而他终于不能抵挡人世的呼唤，不能放弃自己的道德承担，毅然踏入风波险恶的江湖，虽然最终仍不免寂寞，却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传奇。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中间得到了淋漓酣畅的释放。用孔庆东的话来说：“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文化斗士，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个人。”如此，鲁迅的人格魅力才真正地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



永恒的歌(油画)

娜乌拉

钱街位于巩义市西村镇罗口村中部，街道笔直，东西长300多米。据当地老人们讲，钱街的名称使用至少有100年了。该街因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交通要道，店铺林立，繁华热闹而得名。新中国成立后该街两边有中药铺四家，木匠铺有王相、魏春芳两家，弹花扎花有李保生、王景育、宋嵩、康知印四家，染坊有康妇、阎逸、康风益三家，有阎锦江、阎泉的粮行，有王景育的日杂百货店，李宝生的糖烟酒点心店，郭新有的日杂店，有吴光庆、阎熬的洒菜馆。其他还有理发店、打铁的、钉牲口掌的。街旁边还有阎三益、孙大明等开的四、五家煤厂转运站，还有一个露天剧场，可容纳1500多观众。当时

郑州地理

钱街

阎宝峰

老百姓生产生活所需可以说应有尽有，白天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晚上店铺灯火通明，非常热闹。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由于“左”的错误，该街只有一家供销社门市部，其他店铺全部消失。从党的开放搞活政策以来，该街又生隆起来。现在街上店铺门市有30多家，每年有三个物资交流会，每月有三个集日。

魔笔

文人之妒

梅桑榆

皇帝作家曹丕有言：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。”可见咱中国的文人，早在三国时期之前就有相轻之病，而此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文人犯之。文人之间如何相轻？无非是我瞧你那两下子不咋的，你瞧我的文章没水平，有的人只是在心里轻之，有的人则要溢于言表。

文人相轻，虽然会闹出种种不快，不利于文人之间的团结，或是因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而夜郎自大，影响自身的提高，但也并无大害。著书撰文，本来就是单兵作战，独立操作，你写你的，我写我的，你看我写的不好，并不就能代表读者也认为我写的不好。何况敢于轻视他人作品的文，也许真有过人之处。然而，文人一旦嫉妒起来，问题可就大了。

文人相轻，也与其他行业的人一样，逃不出东方式嫉妒的模式，那就是无权者施尽手段拆被嫉妒者的台，有权者利用权力把被嫉妒者整垮。

如果被嫉妒者远在他方，

又与自己素不相识，不过是写写文章贬之骂之。比如周中天先生因在央视《百家论坛》开讲座走红之后，被人贬之为“混嚼”、“说大书的”，更有人恶狠狠地骂其比恶贯满盈的杀人犯罪恶还大，应该打入九层地狱，因为他伤害了别人的灵魂，云云。不在一地的文人，嫉妒之火不但难以烧得很大，而且很容易熄灭。若是被嫉妒者与自己同处一地，甚至是一个单位，嫉妒者的一腔妒火便会熊熊燃烧，且经久不息，并且也就在发泄嫉妒火方面有了用武之地。嫉妒者很难有下一道命令把被嫉妒者封杀的权力，于是只有在其他方面下手：或说其高傲，不把领导与同事放在眼里；或说其孤僻，一般人很难与其相处；或说其个性太强，我行我素，领导无法驾驭……总之是在性格和人品方面极力将其妖魔化，有成就的文人，大多是不合流俗、个性鲜明之人，经过如此这般的宣传描绘，也就让人们觉得此人青面獠牙，望之生厌，而嫉妒者也就达到了挑拨离间、孤立其人之目的。

然而，真有实力的文人并不怕周围人的讥贬与孤立，因为其作品出版、发表和产生影响，靠的是出版社、报刊与广大读者，并不靠同事捧场、上司恩赐。于是心胸狭窄且妒火太烈的嫉妒者便另施高招，那就是无权者借刀杀人，有权者对其直接实施打击。这两种人可谓古已有之，战国时期的上官大夫谗毁屈原、庞涓陷害孙臧，秦朝的李斯除去韩非，都是中国历史上因嫉妒而借刀杀人的故事，而爱好文学的隋炀帝杨广杀掉诗人陈子昂的例子。不过，文人乃是靠作品名世，也即靠创作实力体现自身的价值，嫉妒者无论使用何种手段，只是对意志不坚强或缺乏才气者有效；对于愈挫愈奋且具有出众创作才能的强者来说，种种打击压制，反而会不断激发其创作动力，为其提供创作灵感，使其自强不息，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发起进。如此一来，嫉妒者的卑劣手段，对这些人来说，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和鞭策；而对于成就卓著者来说，则如同打火机去焚泰山之石、化珠穆朗玛峰之雪，不但无效，反而贻笑大方，这恐怕是许多嫉妒者无法预料到的。

据李志学、卢功宜老人介绍，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四月，芦汉铁路通车。因铁路是借债比利的钱修的，比利时就以借款合同接管了铁路的经营权。从局长到火车司机都是洋人。这些外国人既宣传铁路安全常识，又不派人看管道口，火车经常在道口轧死轧伤人畜，

郑邑旧事

叶济拦火车伸正义

朱永忠 卢玉根

被害人告到州府，知州不敢立案，乡民怨声载道。叶济，清末浙江杭州人，举人出身，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八月至民国2年(1913年)任郑州直隶州知州，1913年3月，州改县他又留任知事。他既是清末郑州最后一任知州，又是民国郑县第一个知县。他连续接到火车轧死牲畜的状纸后，就带着状纸和保领写路局交涉。洋局长轻描淡写地说，火车是机器操作，跑起来刹不住车啊！叶济听罢大怒，强压怒火回到县衙，决定为中国人讨回公道。

次日，叶济带着全副铁

他立即软了下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看在顾问的份上，我给你20000元人民币卖不卖？”

这远远超出了刘文彩等人的期望，表示认可，买卖成交。众人已将虎笼抬出帐外，钱也交付刘文彩，穆老三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他向刘文彩说：“你们从河南动身时，林业部门开的通行证，现在还有吗？你们留着也没用，我给你50元钱，给我算了。”

刘文彩转身去找通行证，我借此机会问穆老三：“你买老虎做什么用？要证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是经过驯化的动物，我买老虎是为了看家。得闲时，也让人牵了去外地表演，挣点给老虎买肉的钱，让它自己养活自己。”回答合情合理，我心想，不愧是富商，很会盘算。在当前社会，做商人就要有经济头脑。

说来凑巧，我在果敢有一位朋友叫马兴隆，他侄儿马飞腾就住在买老虎的穆老三隔壁，是一座二层的楼房，楼顶经防水处理，建有水池，内养水草和金鱼。我常在日落时，坐在楼顶水池边上品茶。远看群山，近观金鱼，颇感惬意。当然，隔壁穆家小院的情景也尽收眼底。老虎经悉心喂养变得强壮多了，已从铁笼中放出，在院内高视阔步。我在楼上时闻虎啸，

不知穆老三玩什么鬼把戏，突然把偌大一个院落全用帆布遮蔽起来，殊不知欲盖弥彰，反而引起我的警觉。我先是找马飞腾要了一支燃着的果敢牌劣质香烟，及至跑到楼顶，烟头将要熄灭，根本燃不透厚的帆布。因为我曾向母亲起誓，终身不吸一支烟，所以也不能紧吸两口，求助马飞腾反而暴露我自己。后来，我找了一根短树枝，在帆布的边沿，撬开一条细缝，往下一看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一伙戴大口罩，穿白隔离衣的人，正在给老虎动手术。老虎被麻醉后，仰面躺在桌案上，人们正往老虎腹腔内放海洛因。

因为知道此事的人较多，穆老三便摆下迷魂阵，早晨开车出去，晚上乘夜色返回。汽车司机和行车路线也随时变换。因此，我发出的信息都扑空，检查人员深感失望，我也非常愧疚。

三天后，我在街上走，迎面碰

到曾为我开过车的孟发财匆匆走来。我拦住他说：“为什么有车不用却步行？”

他说：“去替人开车，自己的车不好存放，所以坐一下公交车就匆匆跑过来。”我问：“给谁开车？”他伸出三个手指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穆！”

这消息比较可靠，如果明晨出发，中午可达木棉渡。其余三条路线都是去而复转，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，就只有木棉渡了。这条路偏僻、隐蔽，时常只有拖拉机行走，检查人员也不固定，时有时无。我通知有关单位在那里设卡，果然一举捕获，我为此长出了一口气。那落难的老虎也得救了，二次手术康复后，送入一家动物园，成为公众的宠物。

事后，穆老三不知从哪里听说，孟司机在街上曾与我答话，还从谢大夫那里知道，我曾询问过有关情况，又联想起买老虎时我也在场，便对我产生了怀疑。

他将疑点报告了杨茂良，引起杨总司令的警觉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杨茂良的三弟杨茂贤因为贩毒，在中国被处决。他明知此事与我无关，却不肯轻易将我放过。他急于替弟弟报仇，却找不到复仇目标，便迁怒于所有外来之人，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。街市上一队队士兵荷枪实弹，加强了巡逻。给我更换了所有卫兵，晚上还在我住房周围加派了岗哨。我再次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，要脱身比登天还难。

六、才脱虎口又入狼群

临危不惧、遇事不慌、保持冷静是我多次历险，最终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。我冥思苦想筹划对策，想着逃脱虎口的万全之计。

不久后的一天黄昏，我从杨茂良的亲信杜师长那里借了一辆小车，并配带司机，借口自己的车坏了，急需去南兰治病。我们先回我的住处拿东西，进去一转，随即上了车。在离国门不远的地方，追兵赶上来，将杜师长的车围堵起来，及至打开车门，小黑穿着我平时穿的衣服，从车中走出来说：“顾问胃疼疼得厉害，行动不便，让我去买药速去返回。病情紧急，耽误不得！”追兵向车上加派了两个人，坐在小黑身旁，左右挟持，风驰电掣地向南奔去。

连载

在美国居住的，当时除了幼邻的几位挚交好友之外，还有我德明大伯的儿女。德洁抚养的儿子志圣，也曾与我见面，还到来与我同住过一段时间。志圣对我十分亲切，他称呼我为大妈妈。媳妇是中国人，生了一个胖儿子。

一家人团聚，儿子孝顺，媳妇温柔，四个孙女活泼可爱。每日饭后，一家三代，虽则言语不畅通，但互相之间，学说中国话和英语。我老，口齿不灵，常常闹出笑话，逗得全家笑弯了腰。

高兴之余，我又觉得还少了一点什么。我想德邻要和我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那才称心呢。他虽早来美国，但住在新泽西州，那地方离这不很近，几时才能见着啊！

老夫妻

不久，德邻来看我们了，一别又是十年。我看他比八年前苍老得多了。头发斑白，面容憔悴。可知他一直是忧心忡忡的。我们见面，大家都带点感慨，一时似乎说不出兴话来。还是我问：“你胃病开刀之后怎样？一餐吃多少饭？你要保重啊，自家不爱护，谁替你呀！”言后，禁不住一阵心酸。

德邻也长吁短叹。我看他一生，虽也曾风云一时，但此时寄迹海外，落落寡欢，想必是因为不做官了发愁。别的我不管，我只觉得他可怜！

他见我难过，强笑着说：“你这下子可以多享几天清福了。

如何必为我担忧，我过去保护你太少，如今连自身也保护不了。”又说：“我们两人都经受了风霜，不过，各人命运又有所不同，正所谓海桑田，几经忧患。如今能够重逢，也算不错了。只是，我是老大徒伤怀啊！”他原想安慰我几句，说到后来，似乎怅然若失。我只好不提往事，以免触起他的心事。

于是把话题转到幼邻的事业上。他对幼邻的事业成就感到满意。并认为幼邻及早从商是上策。若是听他的心，走上政界，宦海浮沉，有几个不是心力交瘁以告终的！

这次见面之后，德邻便每月都来家团聚。新泽西州其实离这里并不远，只20多分钟的汽车。开车的多半是志圣。

他真正得到同享天伦之乐，一家团聚而又比较经常的倒还是在国

我见德邻失意，心中也不好受，劝他开些。明知宦海浮沉，及早上岸吧，何必还跳进去挣扎呢？倒不如趁此机会享享清福。如今虽说远走异国，但仍可不失天伦之乐。只是他总比不上在北平那时好，那是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
男人家的事，我捉摸不透，只觉得他憔悴得可怜，但又无法为他排解忧愁。

幼邻经常去看望父亲，德邻在新泽西州买了一间花园住宅。相当舒适。也相当冷清。因为来时人不少。此时带来的钱已不多。跟来的人逐渐消散，身边只有志圣。初时舅娘(德洁的弟媳)年轻，跟在一起，及至她母亲和儿子来了，舅娘也搬了出去。幼邻眼见父亲寂寞，常带儿女去看望。

我和德洁，北伐以后，只在婆婆去世之时在家乡与我见过面，此后便再不相见了。我倒是有点惦记她，问起，才知她身患痼疾，身心痛苦；后来，医生诊断是癌症，说要动手术尚未来得及。只是德洁一别怕损了形体，二则怕传了出去，人家会说是报应，以至拖延了一些时间。到了1965年动手术，癌症已是晚期。

诀别

我与德邻最后一次见面，是1965年6月初。记得这天，德邻匆匆驱车到来，幼邻看见父亲一脸兴奋之色，正想问有什么好消息，德邻不等儿子开口，先说：“我已决定回国，但哪天走还没决定，也不可能定。我是随时都会碰到危险的，此时暗探一刻也不会放过我。不过，冒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回中国去，作为我最后一个心愿。在此做寓公实非所愿。”跟着说：“过去，我对共产党理解不够，说了许多错话，做了许多错事，如今要想补偿过去，只有回国一条路。否则，终会老死异国，那是死也不会瞑目的。”

幼邻点头说：“父亲回国是明智的，不过太危险了，那些暗探会放过你吗？”德邻微笑着说：“共产党欢迎我回去，还说可以来去自由，这个自由我可以不要，决心回去，就不会再出来了。国内总理周恩来为我做好一切安排。我的第一个行程先到欧洲小住，时机成熟，即便飞返祖国大陆。我的一生，即使入死不少遍，都能够化险为夷，不信会死在暗探特务手上。何况有人暗中保护着。程思远亲自到苏联接我。他是受命于周总理的，你们不必担心。但是，我的行动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”



我与李志明